

海南历来就是旅游的好地方。自唐宋以来，鉴真、“五公”(即李德裕、李纲、赵鼎、李光、胡铨)和苏东坡、杨万里、王仕熙等一批贤相、重臣、名士先后踏足海南。他们和他们夸赞海南的游记，为海南的丰厚文化积淀留下了一份特殊遗产。

汤显祖画像



浮舟泛海看琼州

——海南历史上几次著名的人文之旅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高虹

田曙岚单车独行三千余里环岛考察。



“许多古老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消失着。活跃的南方超过了保守的北方，海南岛很快就要逼近巨大的迅速的文明化运动。在没有完全失去尚可窥视其原始状态之前，今天必须写下这些东西，因为这是最后的时机了。”这段文字，出现在德国著名人类学家史图博的《海南岛民族志》中。1930年代，史图博两次深入海南岛黎区，考察当地社会情况及民族风情。

孤悬海外，四季如春。海南岛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，历来就是国内外旅游者的美好目的地。海南大学教授王春煜认为，自唐宋以来，鉴真、“五公”(即李德裕、李纲、赵鼎、李光、胡铨)和苏东坡、杨万里、王仕熙等一批贤相、重臣、名士先后踏足海南，他们或途经，或贬居，或游历，所留下大量吟诵海南的名篇佳作，脍炙人口，长留人间。他们和他们夸赞海南的游记，为海南的丰厚文化积淀留下了一份特殊遗产。

鉴真与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： 一场台风促成的停留

唐天宝七年(公元748年)七八月间，鉴真师徒和日本僧人荣睿、普照及水手共18人，从越州(今浙江绍兴)出发，开始他的第五次东渡。他们没有想到，此行会与海南结缘一年半之久。

航行十余天后，一场大风暴打坏了他们乘坐的木船。船只在海上随风浪漂流至振州(今三亚)附近的海面，在当地商人引导下，鉴真等人行至水南村大港。由于随船携带的行李全部被海浪打湿了，他们登陆后，便把数千件衣物、菩萨像、佛具和经书摆放在坡地上晒。据载，仅衣物中的裙衫便有千件、袈裟千件、坐具千张，佛像种类有宝像金漆泥像、菩萨五顶像、元扇像等，同时还有大量的经书。当地人为纪念鉴真，把鉴真等人曾晒过经书等物的坡地称为“晒经坡”。

羁留期间，鉴真等对当地风光物产和野生植物，进行了广查博采，并载入史籍《东征记》。这些宝贵资料，后由日本淡海真人元开以之作为蓝本，写成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一书。当时，南国宝岛风光秀美，独具特色的风情，和南药、香料、奇树异果等在书中都有所体现。例如热带作物有荔枝、龙眼、椰子、菠萝、槟榔、沉香等等。鉴真尤其对其中的毕钵果、优昙钵树和楼头等珍果感兴趣，并作了极其详尽的记录。鉴真对海南的民间的生活，尤其是农事方面也十分关注。他写道：“养蚕八度，收稻再度”。

在海南休整近一年半后，鉴真返回扬州，开始为他的第六次东渡日本作准备。

汤显祖与《邯郸记》： 游历琼州为戏曲创作积累素材

受琼籍名臣王弘海影响，汤显祖对孤悬海外的琼州神游已久。1591年初冬时，被贬徐闻的汤显祖从番禺港官渡出发，开始了“浮槎”泛海游琼州。

汤显祖的组诗《海上杂咏二十首》，多为这次泛海游琼州所作。组诗中有很多咏海南地理气候、民族风情、历史人物的诗篇，如五色雀、了哥、益智子、槟榔、花梨木等都是海南风物；“珠崖如■”的地貌、临高有个“买愁村”、“半月东来半月西”的潮汐、“冬无冻寒”的琼州、“自高化取雌雄十余城隍间”的喜雀过海峡在海南繁衍等，都跃然纸上。

“珠崖如■气朝昏，查磊歌残一断魂。但载绿珠吹笛去，买愁村是莫愁村。”这首《徐闻送越客临高，寄家雷水二绝》写的地方，即是临高。“买愁村”为今临高县皇桐乡美巢村，明代诗人王佐就出生在这里，说明汤显祖有可能到过临高王佐的家乡。

“凤凰五色小，高韵远徐闻，正使苏君在，谁为黎子云？”在宋代大文学家苏轼的贬所儋州中和，汤显祖凭吊了苏轼和黎子云，并有感而发，在诗中提及一种被称为“小凤凰”的琼州五色雀。

海岛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给汤显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为以后的戏曲创作积累了素材。在戏曲史上称艳的《玉茗堂四梦》之一《邯郸记》中，卢生被贬官的场所就是崖州。不但如此，唐代贤相李德裕贬崖州司户参军的故事、黎族人等海南“元素”也进入了《邯郸记》。可见，琼州之行已然成为汤显祖人生中的一段重要经历。

胡传与《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》： 跋山涉水走过80多个村庄和墟镇

1934年9月出版的《禹贡》杂志二卷一期上，有



旅行改变世界·文化

一篇胡传的《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》。胡传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胡适的父亲，《日记》12000多字，字里行间都是对海南黎族地区的详细记述。

1887年时，喜好云游四方的胡传客游到了广东，正好两广总督张之洞考虑在海南黎族地区设立县治，便委托胡传前去考察实情，以作参考。随后，胡传深入五指山腹地考察一个月，有了这篇《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》。当时，胡传从琼州府治的府城出发，出西门，经澄迈、临高、儋州、白沙、琼中、五指山、乐东、三亚，最后到达陵水。他一路上雇挑夫而行，期间跋山涉水，路过80多个村庄和墟镇，所经历的艰辛难以想象，过河时水深及肚脐，过草地时被蚂蝗咬，每日行走30到50里，最多时日行90里。

“乐安米，升重二十两者，价钱只十四文。购五百石，便足一营一年之食。”胡传在完成官府交代使命的同时，不忘考察民俗风情，而在记录这些的同时，字里行间反映出当时黎区的社会、经济、政治和军事现状。胡传游历的线路，是当时乃至民国时期进入五指山区的比较通行的线路。每一站的里程、村落以及沿线的风情，胡传都作了详细记载，对后人了解当时黎族的生活很有帮助。

史图博与《海南民族志》： 细致描绘海南民族风情

身穿短筒裙，裙子只长到膝盖，三块织有花纹图案的布料就可织成一条漂亮的筒裙，这筒裙是用屋旁的木棉和野生麻纤维自染、自纺、自织而成……怀着发现新大陆的欣喜，史图博拍下了众多黎族男女的服饰，最早记录了王下黎族同胞的生活场景和丰富表情。

相比1931年首次进入海南黎区，1932年史图博的第二次海南岛旅行收获更大，见闻更丰富。1932年7月底，史图博由儋县进入昌江，从牙营、鸡心、乌烈、七差、重合一直走到王下乡。在史图博之前，连中国和日本的专家也未到过王下乡。因而，他的著作《海南岛的黎族》也被海外学者认为是研究海南岛黎族的权威性著作，也可以说此书本身就是一部游记。

8月1日，史图博一行来到白沙那来村。他看见了这样的景致：在那联东面的山顶上，可以■望西面很远的广大地区，在那里，可以看到陆地逐渐消失在海里，除了孤立的圆锥形的山峡之外是相当平的，纵目鸟瞰，看不见村落和草原，全都给森林覆盖着，在水平线上，可断断续续地看见西海岸的沙丘和海洋。

在美孚黎居住的鸡心，起初人们并不愿同史图博接触。与他作伴的汉族搬运夫为了显示权威，对当地黎族人说史图博是外国的国王。当时，恰逢夏旱，人们一再请求史图博为他们祈雨，有时也要求治病。在这种场合，史图博经常被难倒，不知道如何拒绝。

9月9日，史图博从澄迈县加烈乘了3个小时汽车到达海口，结束了这次旅行。

田曙岚与《海南岛旅行记》： 单车独行3000余里环岛考察

1932年12月1日，一位名叫田曙岚的湖南籍中学教员，单车独行，历程3000余里进行海南岛考察。长达半年的时间里，田曙岚将足迹撒遍海南岛各市县：五公祠、新盈港、海头港、落笔洞、榆林港……最后，这段难忘的旅程浓缩成一本厚厚的《海南岛旅行记》，将海南各地土产、地理、风俗记入书中。

田曙岚在海南岛内游历的活动范围非常广泛，除了中部的黎族地区外，还环游了海南岛整个沿海地区。当时，他已经游历过国内许多地区，熟悉中国国内各地的风土人情，所以他的《海南岛旅行记》记载全面，材料翔实，内容有趣，记述了海南特有的风俗。如他在海南岛各地旅行，途中口渴时，多饮咖啡解渴。其在潭口，路途口渴，“乃偕入咖啡馆，各尽一盅；计其值，不过铜元十四枚而已。回忆在北平、上海等处吃咖啡为较有资产阶级之色彩，而在此间却极平常之至，语云：物以少为贵，信然”。此书堪称海南游记中的名著，同时也是民国时期中国游记中的名篇。

在这本书中，有一段描写他于1933年1月31日晚到海口大同戏院观看海南戏的经过与感受。那天，经店主的再三邀请，而他自己也想观摩、了解海南人的戏剧，便随店主去看了一场琼剧。后来，有学者根据这篇文章，将使用“琼剧”这一名称往前推到1933年。

在岁月长河中，一切都是短暂的过客。惟有在历史文献中，我们得以追寻渐行渐远的背影、远去的记忆。■

